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易圖明辨卷八

德清胡渭撰

後天之學

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南軒張氏曰乾坤其易之門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言易含蓄於乾坤也

本義曰緼所包畜者猶衣之著音灼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語類曰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又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只

言卦易只是陰陽卦畫

按陰陽一畫但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乾坤凡言乾坤者皆純陽純陰之卦非三畫則六畫此經主三畫而言雜卦乾剛坤柔主六畫本義云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則似一畫亦可謂之乾坤非經意也易謂卦畫之交易而成變化者乾坤成列則六子及重卦皆在其中故曰易之緼乾坤毀無以見易謂無乾坤二卦則六十四卦無由而出易不可見乾坤或幾

乎息謂無易書則天地變化之道不著殆與滅息

相似此乾坤字義與上不同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南軒張氏曰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為六子互體卦變積而為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本義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

坤易之門猶事也

按陰陽合德謂一再三索剛柔有體謂六子成列也因而重之為六十四變化無窮皆出於乾坤二卦故曰易之門自康節有伏羲先畫一竒一耦之說世皆指乾坤為一畫經旨鬰而不宣兹特為正之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

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南軒張氏栻曰老陽為父老陰為母老陽能變故自下而索震為長男自中而索坎為中男自上而索艮為少男老陰能變故自下而索巽為長女自中而索離為中女自上而索兌為少女

本義曰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語類曰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按揲蓍之說本諸漢上甚無理故語録不從而本義乃未及改正李秀巖謂本義在前語録在後其間有十數條意義尤密者此蓋其一也

文王八卦次序

乾父

艮坎震

坤母

兌離巽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坎中男 得乾中爻

艮少男 得乾上爻

巽長女 得坤初爻

離中女 得坤中爻

兌少女 得坤上爻

朱子荅袁機仲書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壁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

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又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

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无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按伏羲冒羅造化全體太極仰觀俯察近取遠取

三才之道了了於心目之間便一連埽出三畫有何不可而必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作巧推排計邪一連埽出者為私意杜撰補接然則逐爻生出者豈反非杜撰補接邪孔子之傳無一語推本伏羲者則已既有推本伏羲者則何以知兩儀四象為伏羲之所畫而乾坤三索為文王之所演邪先天後天强生分别前第六卷中辨之已詳知彼逐爻生出之為謬則知一連埽出三畫而交易以成

六子者真伏羲之易而非文王之易矣曉人自解

無庸辭費也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次序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盖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

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白雲郭氏曰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盖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无嫌於重釋之也

石門梁氏曰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東皆父與三男之位

文王八卦方位

南
離
坤
兌
西
乾
坎
北
艮
震
東
巽

本義圖說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按以上二圖非古所傳亦邵子作也乾坤三索之次序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以為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尊先天之學序位皆是而其名則非九圖之中無一可存者也

觀物外篇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

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為偶應地之方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荅王伯豐書曰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林氏易裨傳法象篇曰以造化之序論之先天所以立體也後天所以致用也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天尊地卑之體立矣坎離居左右之門而日生乎東月生乎西之象著矣震巽對峙而雷始於東北風起於西南矣兌艮角立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之所鍾矣後天震居東方萬物出生之地巽居東南萬物潔齊之地坤西南萬物致養之地兌正西物之所說乾西北陰陽之相薄坎正北物之所歸艮東北所以成終

成始者也以陰陽之體論之巽離兌本陽體也而陰來交之震坎艮本陰體也而陽來交之伏羲之卦得陽多者屬乎陽得陰多者屬乎陰後天之卦得一陰者為三女得一陽者為三男先天之位三女附乎乾三男附乎坤陰附陽陽附陰也後天之位三男附乎乾三女附乎坤者陰附陰陽附陽也

黄氏象數論曰離南坎北之位見於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葢畫卦之時

即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則方位亦不始於文王
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
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
說過當反致疑於經文曰曷言齊乎𡚁不可曉曰坤
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
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
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𡚁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
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夏

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邪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為寒為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於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顧未嘗以肅殺為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於中故曰主張太過

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為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為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為既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為既濟故離南坎北乾生於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於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於寅坎當申交於離終於寅離終於申離當寅交於坎終於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即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於義何居耤曰再變而後為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

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於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在下陽下而交於陰陰上而交於陽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為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為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為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為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為不用夫氣化流行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為不用則春秋不用者子午冬夏不用者卯酉安在

四正之皆為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為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宜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兑横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横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與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為從先天改出牽前曳後始不勝其支離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謂劉邠曰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今按說卦之方位秦漢諸儒未有疑之者疑之自管輅始蓋其時魏伯陽之學已行乾南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輅心善之因發難以導邠而邠不能問故未竟其說也朱子酷愛參同契八卦之方位斷從先天遂覺

出震齊巽等無一不可疑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所必至也至謂此章與卦變俱是成卦後用意推説則又疑非其倫矣林德久深斥劉牧之鉤隱可謂卓識而獨於先天方位則附會其意而為之辭亦以康節非牧流輩耳然二人品格雖相去懸絶而圖學之無當於經則一也德久豈未之思乎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圖明辨卷十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何永灤

易圖明辨卷九

德清胡渭撰

卦變

繫辭傳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

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訟彖曰剛來而得中隨彖曰剛來而下柔蠱彖曰剛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明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大畜彖曰剛上而尚賢咸彖曰柔上而剛下損彖曰損上益下又曰損剛益柔益彖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

乎外而上同節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

柔者陰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

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

李之才所謂自其卦來之說也

東坡蘇氏曰凡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

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

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

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

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東谷鄭氏汝諧曰易始於畫畫始於乾坤自乾坤而為八卦乾坤之變極矣自八卦而為六十四八卦之變極矣八卦皆乾坤所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生此作易之本旨也傳易者懼其說之簡易而無以自託於艱深之地於是有互體卦變之說又云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夫父母一也安得大小之别

按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是衆卦皆生於乾坤也李邵為先天之學而其卦圖乃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皆為生卦之母則是顯背伯陽矣希夷之傳豈若是乎既失參同之旨又非彖傳之意東谷譏之有以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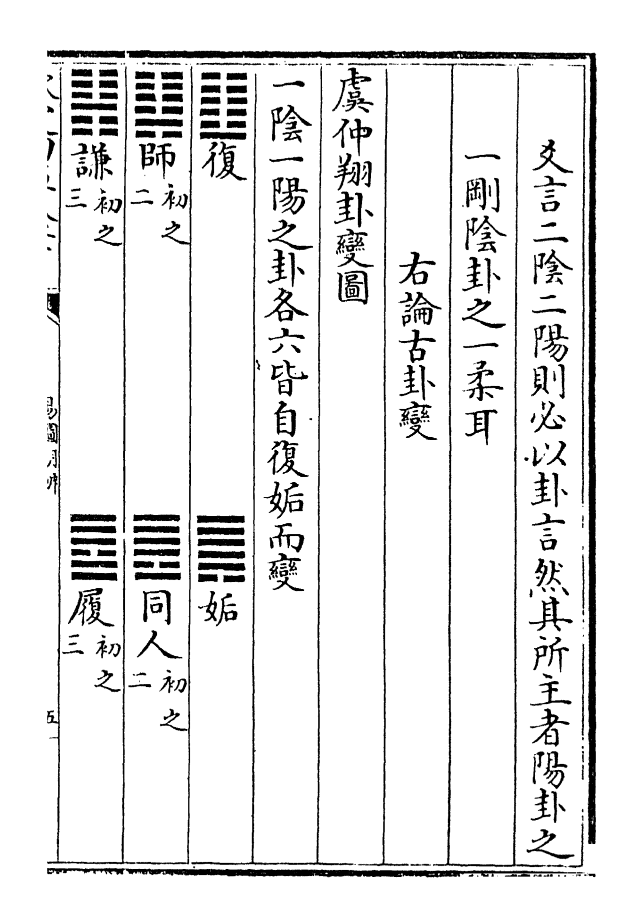
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黄氏象數論曰卦變之說由泰否二卦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見之而夫子彖傳所以發明卦義者於是為多固易中一大節目也上經三十卦反對之為十二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之為十六卦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不可反對則反其奇偶以相配卦之

體兩相反爻亦隨卦而變顧有於此則吉於彼則凶於此則當位於彼則不當位從反對中明此往來倚伏之理所謂兩端之執也行有无妄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時有豐亨之遇反有羇旅之悲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換彼爻也

按易有聖人之道四變居一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易中之大義也觀孔子之言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内陽而外陰内柔而外剛則凡彖

傳之剛柔往來上下内外皆主卦變而言可知矣然諸儒槩以一爻言之故唯三陰三陽之卦可通而二陰二陽之卦則不可通无妄剛自外來升柔以時升之類是也唯以反對言之則無不可通葢卦可以該爻而爻不可以該卦卦變則爻隨而動矣坤索乾得震坎艮以一剛為主乾索坤得巽離兌以一柔為主彖傳所稱剛柔或指卦或指爻隨文立義可也大抵三陰三陽泰否以卦言餘皆以



爻言二陰二陽則必以卦言然其所主者陽卦之一剛陰卦之一柔耳

右論古卦變

虞仲翔卦變圖

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變

復　姤

師初之二　同人初之二

謙初之三　履初之三



豫 初之四

小畜 初之四

比 初之五

大有 初之五

剝 初之上

夬 初之上

二陰二陽之卦各九皆自臨遯而變

臨

遯

升 初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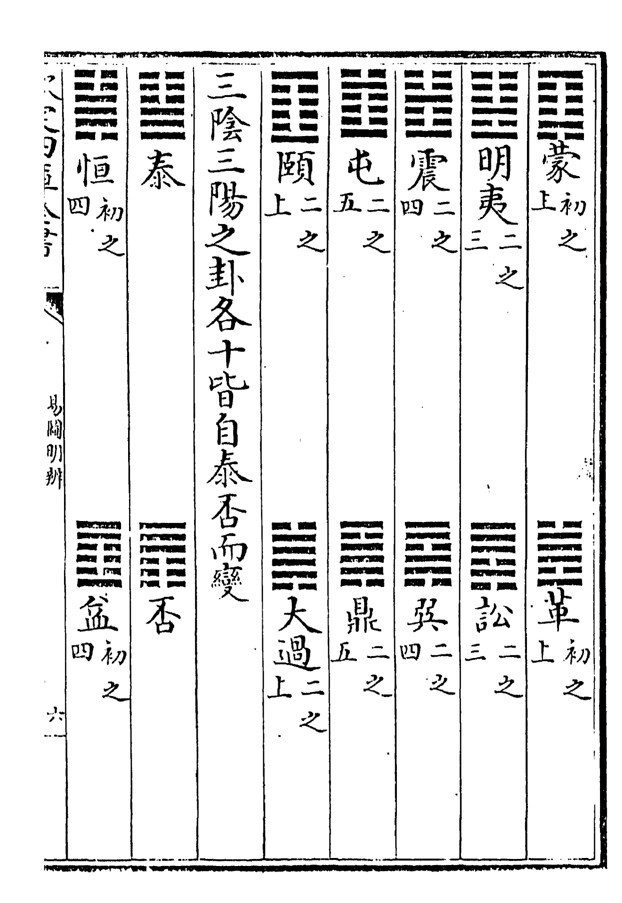
无妄 初之三

解 初之四

家人 初之四

坎 初之五

離 初之五



蒙 初之上　革 初之上

明夷 二之三　訟 二之三

震 二之四　巽 二之四

屯 二之五　鼎 二之五

頤 二之上　大過 二之上

三陰三陽之卦各十皆自泰否而變

泰　否

恒 初之四　益 初之四

䷯ 井 初之五

䷔ 噬嗑 初之五

䷑ 蠱 初之上

䷐ 隨 初之上

䷶ 豐 二之四

䷺ 渙 二之四

䷾ 既濟 二之五

䷿ 未濟 二之五

䷕ 賁 二之上

䷮ 困 二之上

䷵ 歸妹 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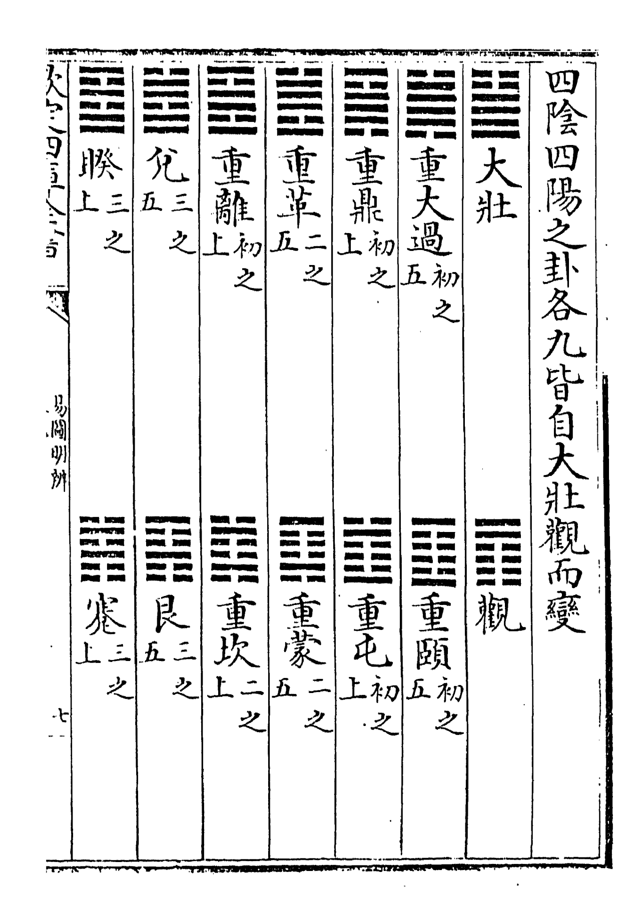
䷴ 漸 三之四

䷻ 節 三之五

䷷ 旅 三之五

䷨ 損 三之上

䷞ 咸 三之上



四陰四陽之卦各九皆自大壯觀而變

大壯　　觀

重大過　初之五　　重頤　初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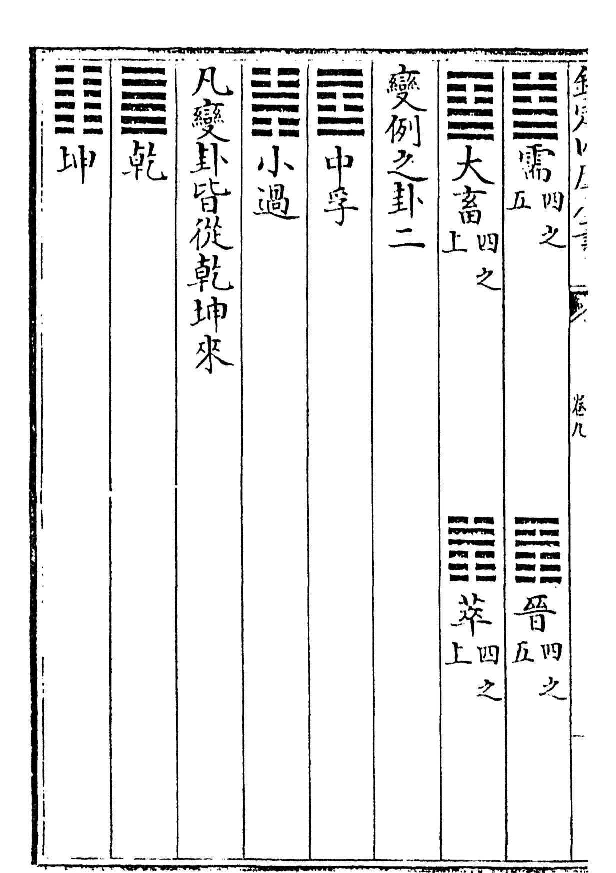
重鼎　初之上　　重屯　初之上

重革　二之五　　重蒙　二之五

重離　初之上　　重坎　二之上

兌　三之五　　艮　三之五

睽　三之上　　蹇　三之上



需四之五

晉四之五

大畜四之上

萃四之上

變例之卦二

中孚

小過

凡變卦皆從乾坤來

乾

坤

黄氏象數論曰古之言卦變者莫備於虞仲翔其法以兩爻相易主變動者止一爻四陰四陽即二陰二陽之卦也其變不收於臨遯之下者以用臨遯生卦則主變須二爻皆動而後餘卦可盡不得不别起觀壯有四陰四陽而不用五陰五陽之夬剝者以五陰五陽之卦已盡於姤復無所俟乎此也中孚小過為變例之卦何也中孚從二陰之卦則遯之二陰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大壯三四一時俱上小過從二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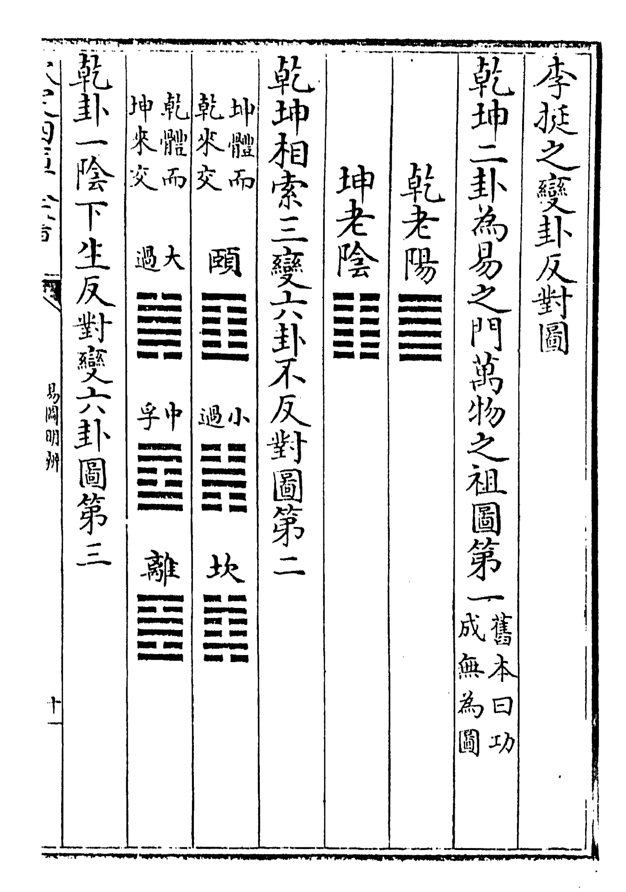
之卦則臨之二陽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觀三四一時俱上所謂主變之卦以一爻升降者至此而窮故變例也猶反對之卦至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而亦窮也虞氏之卦變脈絡分明如此當時所著周易注周易集林今既不傳其見於李鼎祚易解中者語焉不詳朱漢上據之以定虞氏卦變遂有此然彼否之異無怪趙汝楳謂其錯雜無統也某追尋其緒而後知漢上之誤然四陰四陽與二陰二陽畢竟相

錯不能不有重出之卦此八卦者重於大壯者為大過鼎革離重於觀者為頤屯蒙坎其主變屬之臨遯乎屬之大壯觀乎抑兼屬之乎其說有時而窮也以彖傳證之如无妄之剛自外來遯之初三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晉之柔進上行觀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柔為下行蹇之往得中觀三上相易不得為中皆不能合此虞氏之短也

蘇子瞻言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程子亦專以乾坤言卦變本之蜀才曰此本乾卦此本坤卦荀爽曰謙

是乾來之坤非創論也但三陰三陽之卦此往彼來顯然可見其他則來者不知何來往者不知何往如无妄剛自外來外卦之乾未嘗損一剛也而云自外來不已背乎故朱子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蓋已深中其病矣然較之虞氏而下鑿空為説者其以為獨優也

右論虞氏卦變



李挺之變卦反對圖

乾坤二卦為易之門萬物之祖圖第一 舊本曰功成無為圖

乾老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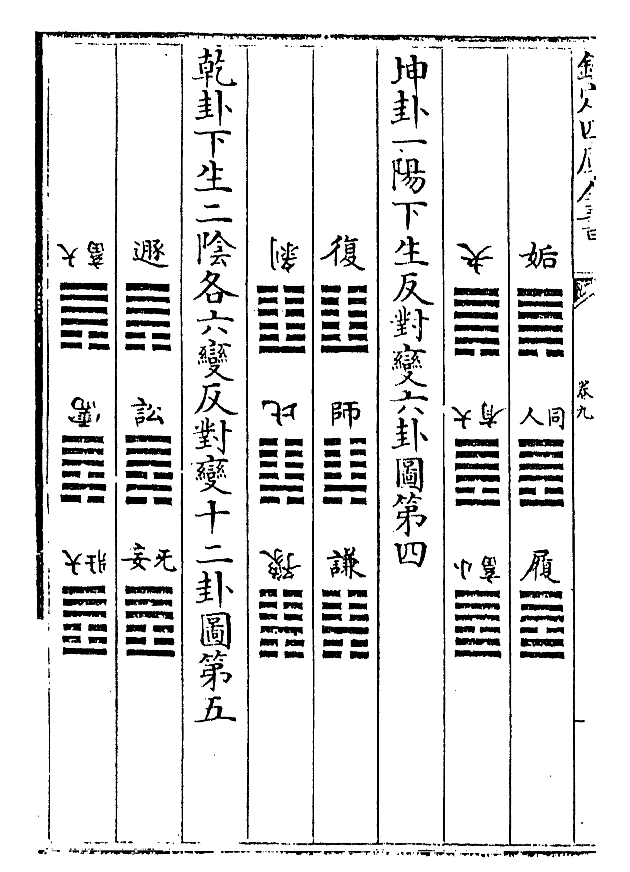
坤老陰

乾坤相索三變六卦不反對圖第二

坤體而乾來交　頤　小過　坎

乾體而坤來交　大過　中孚　離

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


姤
同人
履
夬
大有
小畜
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四
復
師
謙
剝
比
豫
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五
遯
訟
无妄
大畜
需
大壯

坤卦下生二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六



乾卦下生三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七



否 恒 豐
泰 咸 旅
歸妹 節 既濟
漸 渙 未濟
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八
泰 損 賁
否 益 噬嗑
蠱 井 未濟

履 困 既濟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為康節之子伯温傳之於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尭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變一義横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獨得之康節本為先天易學而觀物外篇亦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

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變易者二謂震艮巽兌也重卦之後不易者八反覆者二十八不易者乾坤坎離頤小過中孚大過變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又曰乾坤餘五十六卦也之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與艮名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皆不可易也又曰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則八陽

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此以三陰三陽為主而變也六陰六陽十二對者否變泰咸恒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濟未濟六對四正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過小過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需訟无妄大畜睽家人兌革六對臨變觀明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者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剝師比謙豫三對凡五十六也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司啓閉之節既濟未濟當四隅之位所以重用一卦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恒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其得天地之

用乎大抵卦變八圖陽在下者以升為變在上者以降為變故升降之對此為升則彼為降此為降則彼為升然康節先天之學不泥書言而猶有卦變之説何邪曰大易之道本之氣數之自然觀先天圖則可知出生之統體矣今六十四卦兩兩相比若近於反對者觀序卦之先後皆有深意要非三陰三陽反對不反對云者近世復有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不反對皆本八卦以求合於十有八變者其巧愈甚矣要之卦變之

義易之一端耳若以爲易道盡於是要非康節所以望後世者姑錄之以爲外篇之首

顧氏日知錄曰卦變之説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説

黄氏象數論曰虞仲翔之釋比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蜀才曰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亦巳發其端

矣特未以此通之於別卦也至李挺之所傳變卦反對圖可謂獨得其真而又與六十四卦相生圖並出則擇焉而不精也其後來知德頗以此説變而以反對者為綜奇偶相反者為錯於頤過八卦相反之外取反對者而亦復錯之不知奇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對非別出一義也若又有相反一義何以卦爻略不之及乎為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以無待於補矣渭按大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主蓍策而言來氏斷章取義為錯綜圖殊非經旨其説以為一左一右曰錯一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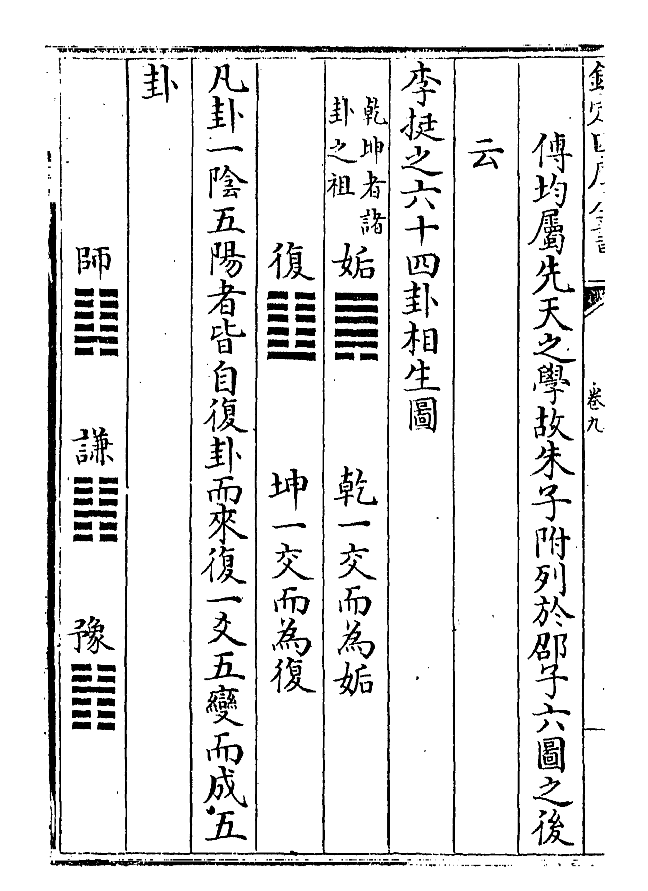
下曰綜錯本圓圖自乾坤至復姤凡六十四綜本序卦自屯蒙至旣濟未濟凡二十八此圖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著

按六十四卦兩兩相比無不反對其陰陽相背者八卦雖無變體亦反對也反對實文王演卦之一義彖傳本此以釋經剛柔之往來上下一覽而得不可謂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也李氏反對圖首列乾坤二卦為易之門則諸卦宜皆出於乾坤而乃乾坤下生之卦一陰生自姤一陽生自復二陰

生自遯二陽生自臨三陰生自否三陽生自泰何其紛糾之甚也康節親受此圖故有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之說夫乾坤生六子是為八卦因而重之遂為六十四六十四卦皆乾坤之所生也姤復遯臨否泰同在六十四卦之中安能生諸卦乎然姤復以一爻升降其蹤跡猶可尋求遯臨否泰則兩三爻遞為升降而否泰二濟未免重出益雜亂而無章矣乾坤雖諸卦所自出第以彖傳證之

則唯三陰三陽者可通而二陰二陽者不可通不如專主反對之為得也

康節以文王所演為後天則卦變似非先天之學然其論卦之反對曰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恒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此即參同契以乾坤坎離牝牡震巽艮兌之意而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則又圓圖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精義也乃知卦變亦希夷所



傳均屬先天之學故朱子附列於邵子六圖之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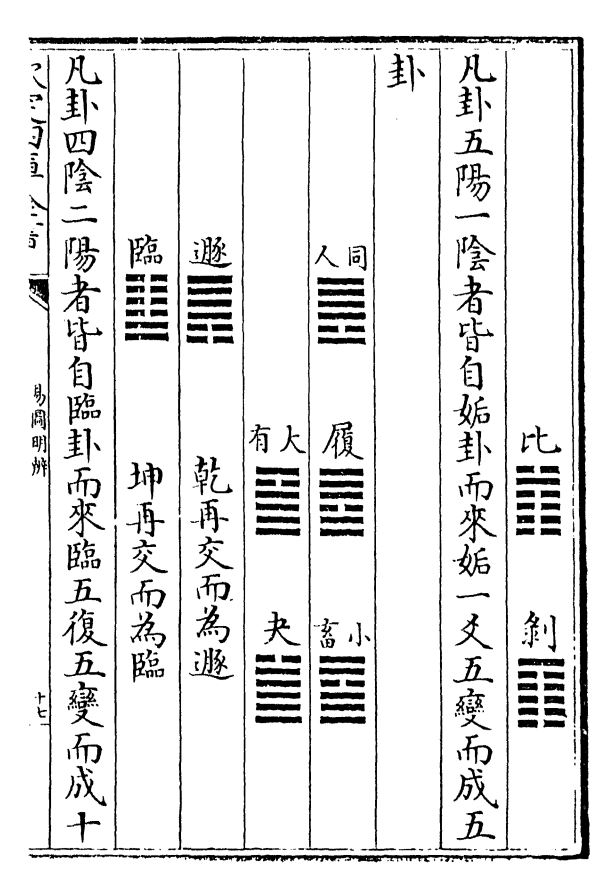
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

乾坤者諸卦之祖　姤 乾一交而為姤

復 坤一交而為復

凡卦一陰五陽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謙　豫



比　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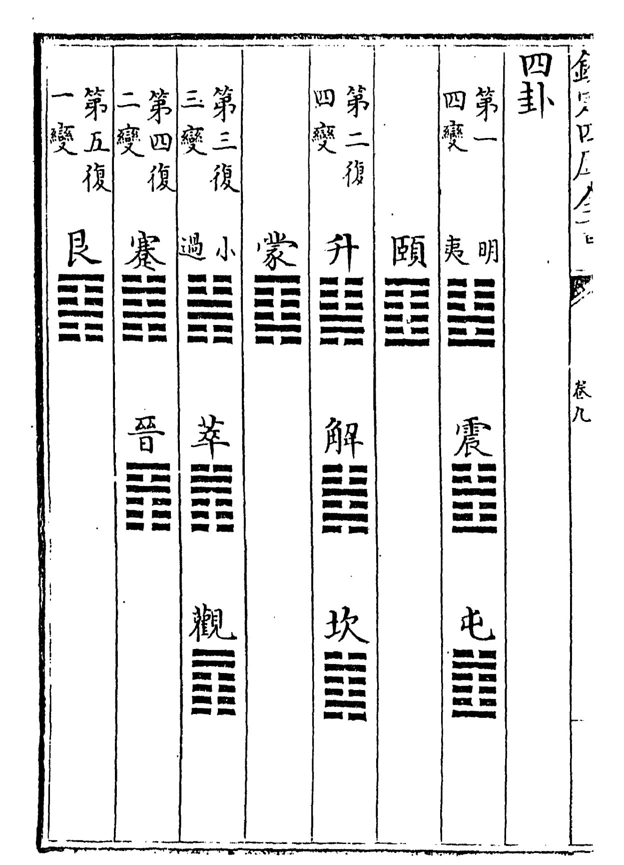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乾再交而為遯

臨　坤再交而為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



四卦

第一四變　明夷　震　屯

頤

第二復四變　升　解　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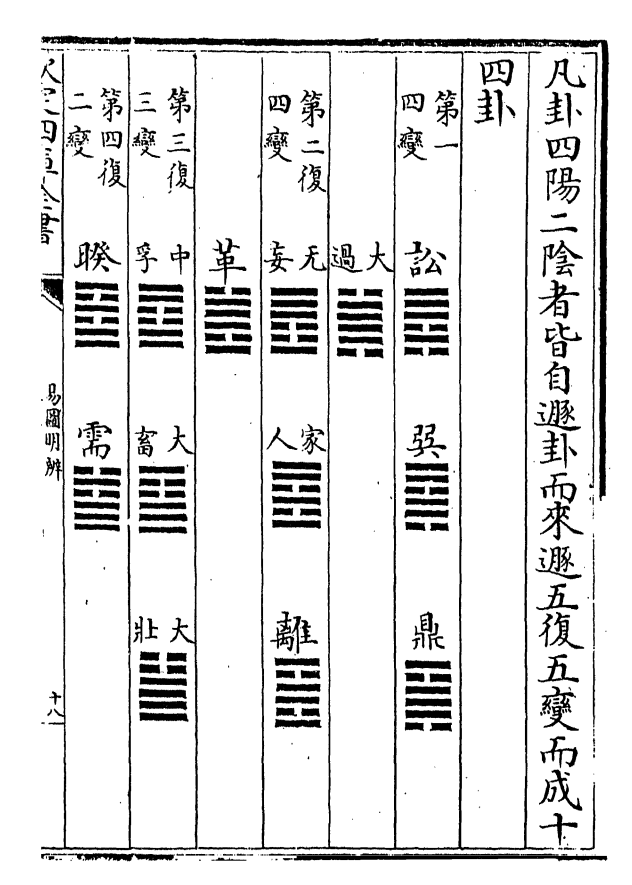
蒙

第三復三變　小過　萃　觀

第四復二變　蹇　晉

第五復一變　艮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變 訟 巽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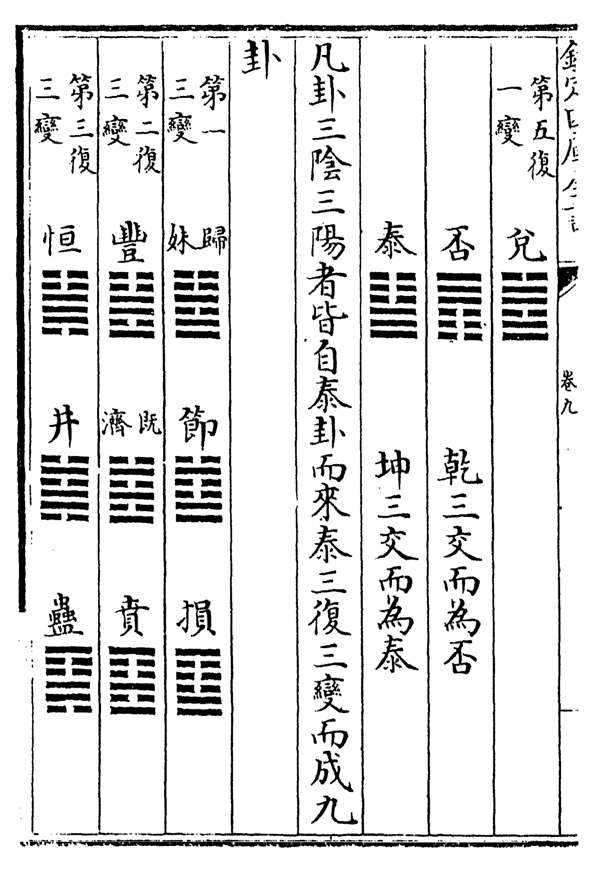
大過

第二復四變 无妄 家人 離

革

第三復三變 中孚 大畜 大壯

第四復二變 睽 需



第五復一變　兌

否　乾三交而為否

泰　坤三交而為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三變　歸妹　節　損

第二復三變　豐　既濟　賁

第三復三變　恒　井　蠱

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三變　漸䷴　旅䷷　咸䷞

第二復三變　渙䷺　未濟䷿　困䷮

第三復三變　益䷩　噬嗑䷔　隨䷐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其傳授見於反對圖中漢上朱氏曰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

來者一卦豫自明夷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恒升井歸妹豐節既濟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睽鼎兑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渙未濟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萃艮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履變訟初姤無生卦師比同人大有四卦闕李鼎祚取蜀才虞氏之書補其三卦大有闕而頤卦虞以

為生於晉侯果以為生於觀今以此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嘗攷之諸儒之論相生者始於虞翻蜀才近世漢上朱氏用以解易然卦之六十有四由八卦相錯而成也未有先有復姤臨遯泰

否而後有諸卦者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故夫震巽坎離艮兌相合而後成卦令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毋乃顛倒而不通邪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易始於乾坤而交於復姤盖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自此而變無窮矣由前之說則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之義也

由後之説則十二辟卦剛柔相摩之義也今論卦變相生之説曰易於賁曰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旡妄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大傳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故有斯義也要之六十四卦之變皆本於八卦而八卦之重又本於乾坤之奇偶今卦之反對則兼上下體六十四卦相生則專用下卦為變是亦一家之學耳謂易道盡在於是則末也姑取其大概著於篇

黄氏象數論曰六十四卦相生圖不以觀壯四陰四陽之卦為主變可以無虞氏重出之失矣然臨遯自第二變以後主變之卦兩爻皆動在彖傳亦莫知適從又不如虞氏動以一爻之有定法也方實孫有易卦變合圖與相生圖同至兩爻交動則稍更其次序朱風林升分為內外體有自十辟卦所變者乾坤無變故十二辟卦去之為十卦一陽在內體自復變凡二卦師謙一陽在外體自剝變凡二卦豫比二陽在內體自臨變凡二卦升明

夷

二陽在外體自觀變凡二卦晉革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一陰在內體自姤變凡二卦同人履一陰在外體自夬變凡二卦小畜大有二陰在內體自遯變凡二卦无妄訟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凡二卦需大畜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

有自六子卦所變者二陽分在內外不處震之主爻者自震變蹇蒙不處坎之主爻者自坎變小過頤不處艮之主爻者自艮變解屯二陰分在內外不處

巽之主爻者自巽變睽革不處離之主爻者自離變中孚大過不處兌之主爻者自兌變家人鼎各得二卦其自十辟卦所變者以一爻升降其自六子卦所變者以兩爻升降自三陰三陽而外主變之卦多所生之卦少何其頭緒之紛紜也滑按朱風林卦變支離破碎全屬杜撰而且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著

按李挺之言卦變莫善於反對莫不善於相生反對者經之所有相生者經之所無也六十四卦相

生圖盖從乾坤三索之義而推之於六畫以為卦變純乾純坤一交而為姤復再交而為遯臨三交而為否泰是亦可以已矣而又以姤初之一陰復初之一陽遞升以訖於上遯臨之二陰二陽否泰之三陰三陽亦如之夫姤復以一爻主變猶有定法若遯臨否泰則兩爻俱動或獨升或同升主變者非一紛然而無統紀矣且六子純卦亦不過因而重之今乃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有

是理乎甚矣此圖之爲贅肬也

易外別傳先天六十四卦直圖

一陰
姤 同人 履

二陰
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三陰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四陰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五陰
剝 比 豫

六陰
坤

月窟 陰

六陽

五陽　小畜　大有　夬

四陽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三陽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二陽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一陽　謙　師　復

陽生天根

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也又曰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也又曰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乾坤吟曰道不遠於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覓乾坤

俞氏曰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交乾純陽為天

故居中之上坤純陰為地故居中之下坎陰中含陽為月離陽中含陰為日故居乾坤之中其餘六十卦自坤中一陽之生而至五陽則升之極矣遂為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之生而至五陰則降之極矣遂為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盖循環而無窮也天地如此人身亦如此子時氣到尾閭丑寅在腰間卯辰巳在脊膂午在泥丸未申酉在胸膈戌亥則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然也一息亦然呼則自

下而升於上吸則自上而降於下在天則應星而如斗指子午在地則應潮而如月在子午子午盖天地之中也參同契云合符行中又云運移不失中又云浮游守規中人能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按希夷先天之學參同契之的傳也伯陽所言無非丹道其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盖借易剛柔往來上下以明人身

二氣之升降與夫子彖傳所言不同指而李氏六
十四卦相生圖於丹道絶無交涉安在其為先天
邪竊疑穆修受學於希夷唯有反對圖而相生則
李氏以意為之頗緣飾以儒者之義理故其圖彷
彿虞仲翔多與彖傳相合唯石澗直圖上乾下坤
而坎離居中正得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之意
又據邵子天根月窟之説自坤中一陽生而升至
五陽遂為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生而降至五

陰遂為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與伯陽之義脗合且諸卦皆生於乾坤無姤復小父母之疵而四陰二陽與坎並列四陽二陰與離並列亦皆井然有條理無重出之病勝李氏二圖遠甚然石澗未嘗自名為卦變也第因邵子有橫圖圓圖方圖而更作先天直圖以申其意自余觀之此圖既非六十四卦之次序又非六十四卦之方位正可作卦變圖耳異哉石澗能於三百餘歲後紹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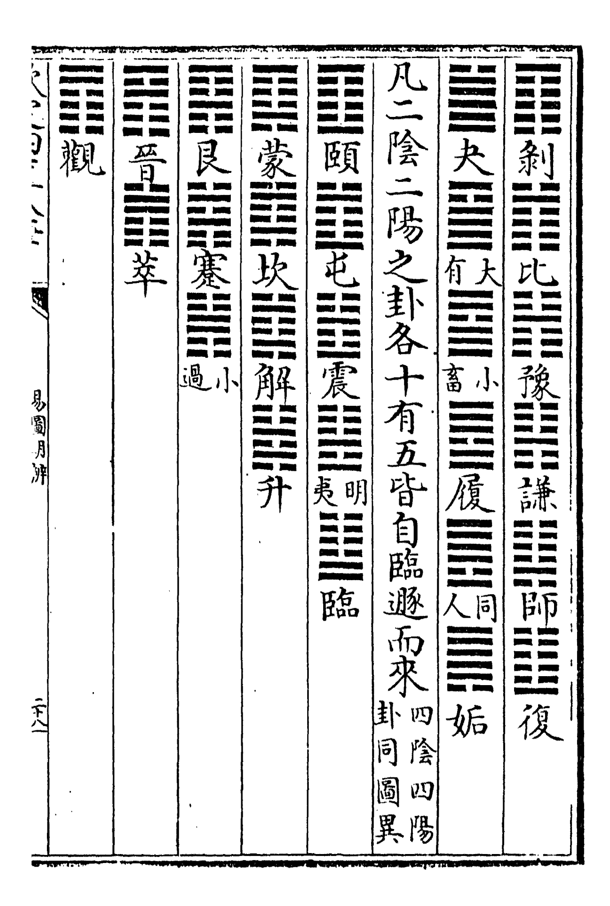
知之統使呼吸上下往來之象一望瞭然真希夷先天之學而邵子之所不及圖者也故附列李氏二圖之末以質於後之君子

右論李氏卦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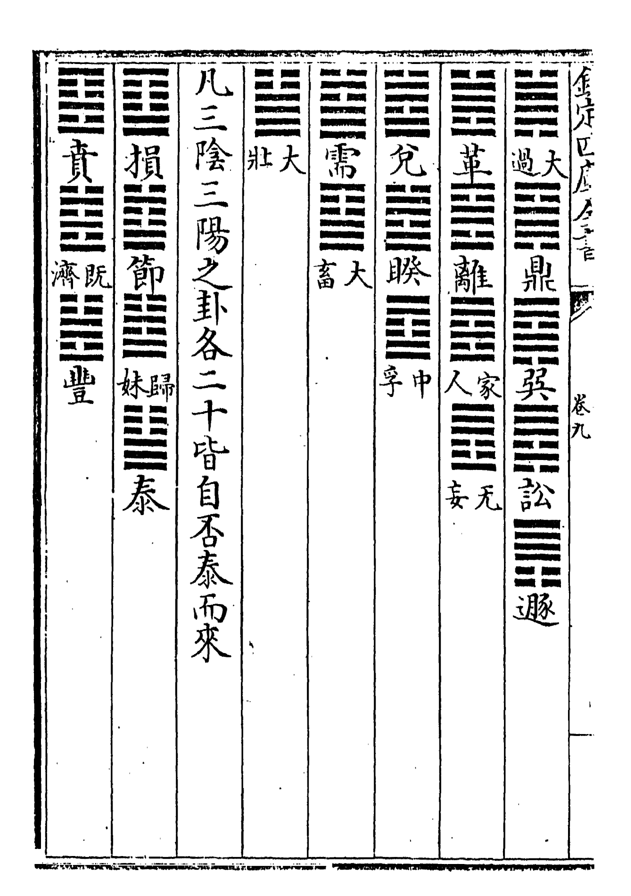
朱子卦變圖

本義圖說曰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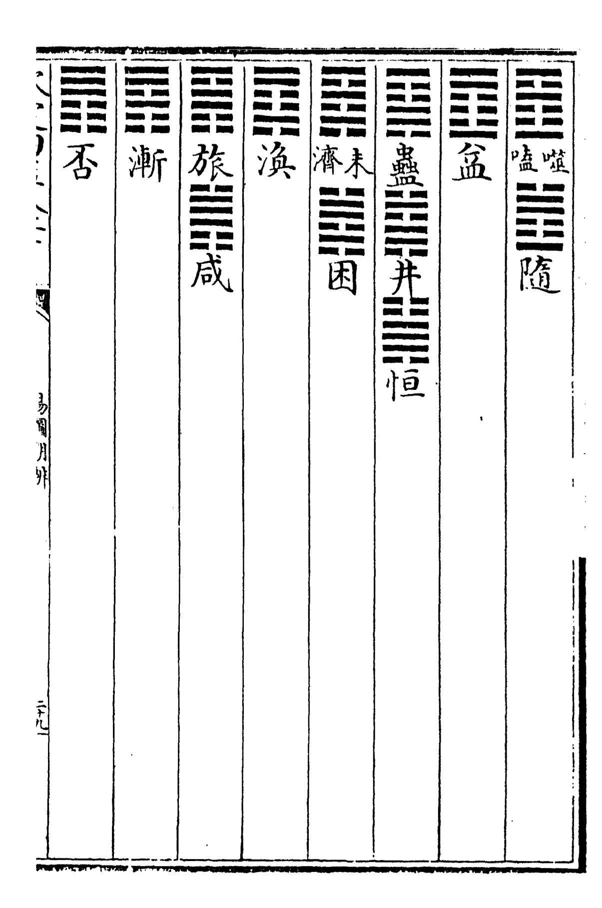
需 大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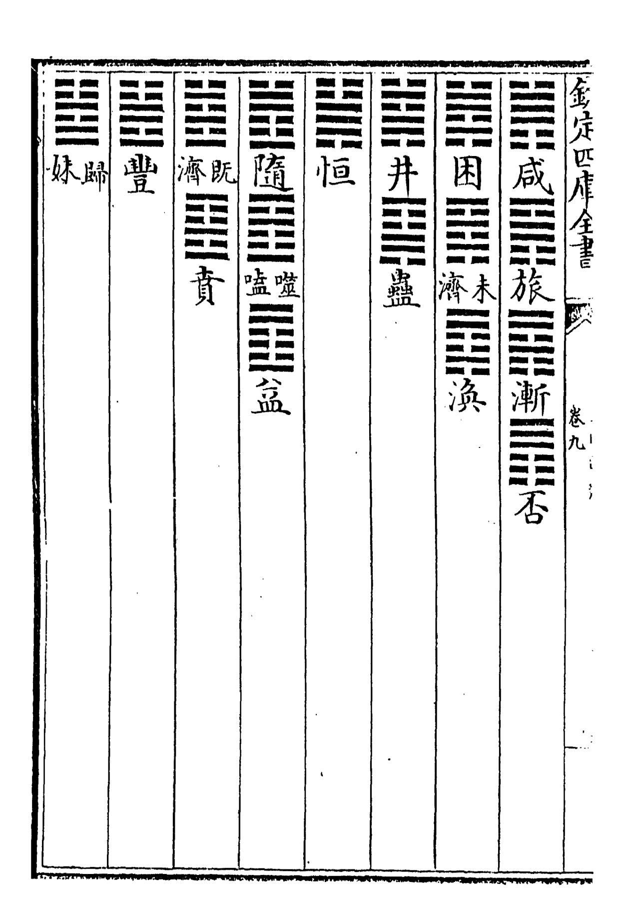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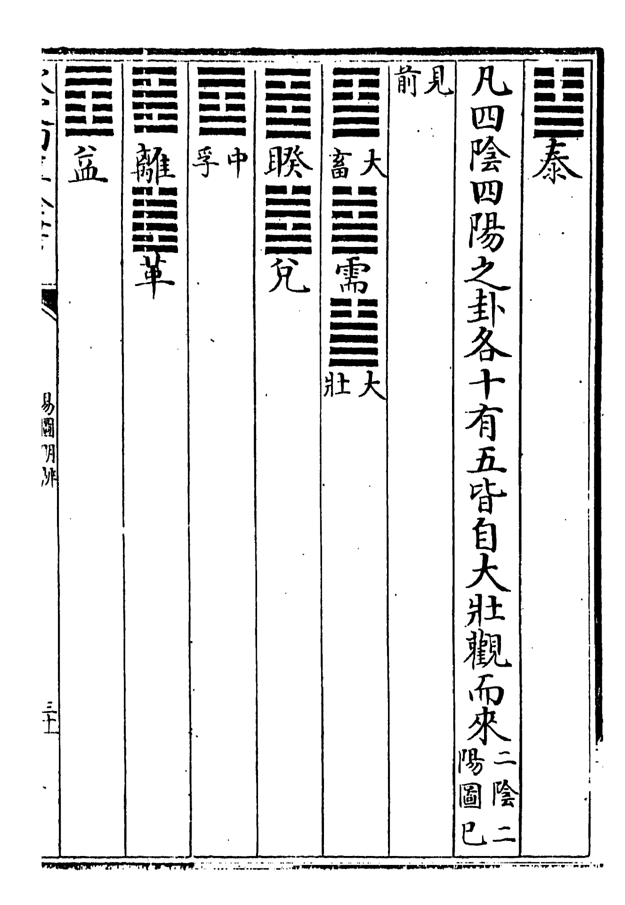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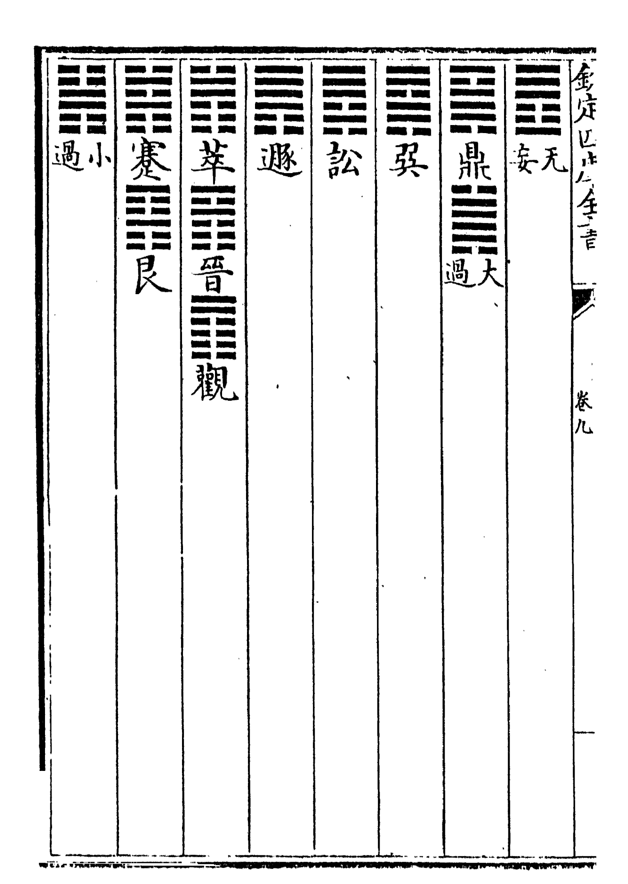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恒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歸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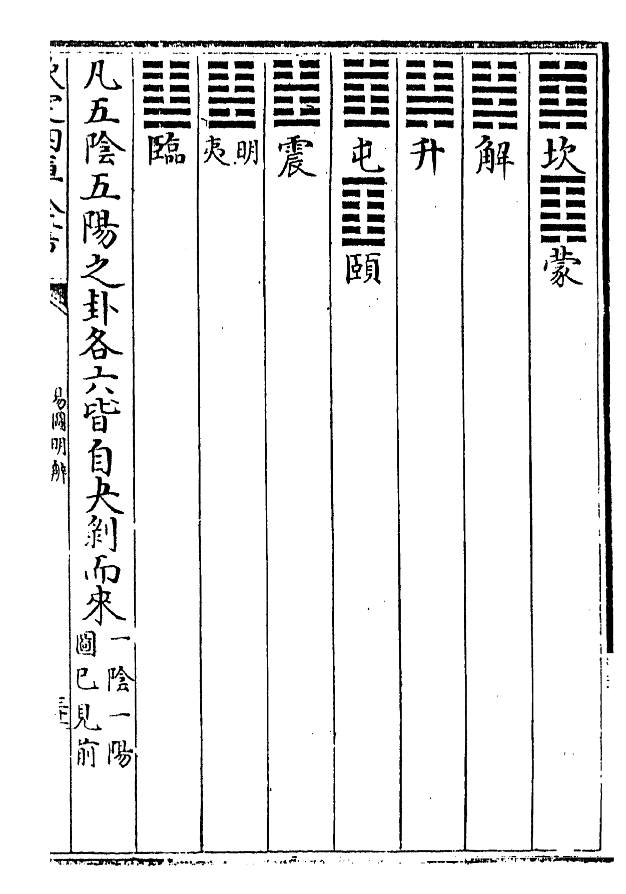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益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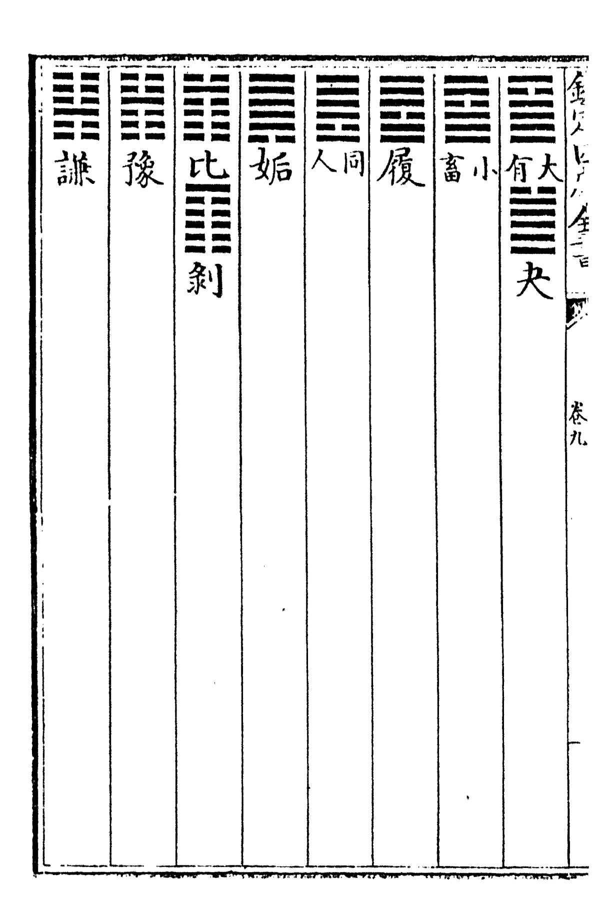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黄氏象數論曰朱子言以彖傳考之説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彖傳不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此是朱子自言其卦變也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易中何卦不言變辭有隱顯而理無不寓即證之彖辭亦非止十九卦也訟剛來而得中以需之反對觀之彼得正又得中此但得中不能得正泰

否之往來所謂反其類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二卦反對蠱上之剛自外卦來初居二三之下隨初剛自下而上上柔自上而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前卦謂六二上行為五後卦言六五自外卦而入內初九從下卦而至上无妄剛自外而為主於內大畜剛上而尚賢无妄之初九自大畜上爻外卦來為內卦之主大畜之上九自无妄初爻而上咸柔上剛下恒剛上柔下咸指上

六九三恒指九四初六晉柔進而上行明夷之六二上行為六五睽柔進而上行家人之六二上行為六五蹇往得中也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蹇之九五自解內卦故曰往解之九二自蹇外卦故曰來升柔以時升升上卦之柔皆萃卦所升鼎柔進而上行鼎五由萃二而上漸進得位漸九五當歸妹居二為不得位渙剛來而不窮者節五來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此朱子所謂十九卦之象

辭皆以反對為義者也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自訟九二而來得中又得正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損上益下自上下下由損觀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觀之似以四爻益初爻小畜密雲不雨反對為履履下之兊澤氣成雲故曰密雲兊變而巽風以散之故曰不雨大有應乎天而時行方其同人在二之時應乎天也今時行而居其位謙地道卑而上行地道指坤豫在下卦為卑謙在上卦為上行臨至於八月觀

二陽在上臨二陽在下自臨至觀歷八爻故言八月
復七日來復剥一陽在上復一陽在下自剥至復歷
七爻故言七日明夷初登於天言晉後入於地言明
夷夬所尚乃窮對姤為言井改邑不改井兑為剛鹵
之地變而為巽則近利市三倍是改邑也坎不變是
不改井也皆對困言之歸妹征凶位不當也漸之二
五皆當位至歸妹皆不當旅柔得中乎外在豐為得
中乎内巽柔皆順乎剛兑剛中而柔外兑柔不順乎

剛巽柔中而剛外二卦相反既濟剛正而位當未濟不當位二卦亦相反此朱子十九卦以外亦皆以反對為義者也反對之窮而反其奇偶以配之又未嘗不暗相反對於其間如中孚上爻之翰音反對即為小過初爻之飛鳥頤之口實由大過之兊大過士夫老夫由頤之艮震此序卦之不可易也柰何諸儒之為卦變紛然雜出而不能歸一乎

朱子變卦圖一陰一陽與五陰五陽相重出二陰二

陽與四陰四陽相重出泰與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為卦百二十有四盖已不勝其煩矣易之上下往來皆以一爻升降為言既有重出則每卦必有二來從其一則必舍其一以彖傳附會之有一合必有一不合就其所謂一來者尚有兩爻俱動并其二來則動者四爻矣原諸儒卦變之意所以明其自復姤臨遯否泰大壯觀夬剝而來者以其卦惟此一爻之故變為別卦是以脈絡可尋而定為主變使一卦之中

頭緒紛然爻爻各操其柄則彼卦之體已不復存猶可認其自其所而來乎朱子雖為此圖亦自知其決不可用所釋十九卦彖辭盡舍主變之卦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為變訟則自遯二三相換泰則自歸妹三四相換否則自漸三四相換隨則自困初二相換自噬嗑五上相換自未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蠱則自賁初二相換自井五上相換自既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噬嗑則自益四五相換賁則自損二三相換自既濟五上相換无妄則自訟初二相換大畜則自需五上相換咸則自旅五上相換恒則

自豊初二相換晉則自觀四五相換睽則自離二三相換自中孚四五相換自家人二與三四與五相換蹇則自小過四五相換解則自升升則自解皆三四相換鼎則自巽四五相換漸則自渙二三相換自旅四五相換渙則自漸二三相換凡十九卦而主變者二十有七或來自一卦或來自兩卦三卦多寡不倫絕無義例就以其法推之此十九卦中朱子之所舉者亦有未盡訟之自无妄初二相換自巽三四相換隨之自既濟三四相換蠱之自未濟三四相換噬嗑之自未濟初二相換自賁三四相換自隨

五上相換賁之自蠱初二相換自噬嗑三四相換无妄之自家人三四相換大畜之自睽三四相換咸之自困二三相換恒之自井四五相換晉之自艮三四相換自萃五上相換睽之自大畜三四相換自兊五上相換蹇之自坎二三相換自萃三四相換自艮五上相換解之自震初二相換自小過二三相換自坎四五相換升之自明夷初二相換鼎之自離初二相換自大過五上相換漸之自否三四相換渙之自益初二相換自未濟四五相換復得二十九卦而兼之者不與焉此二十九卦者以為有用乎則為彖辭之所不及以為無

用乎不應同一卦變在一卦中其可以附會彖辭者
從而取之其不可以附會彖辭者從而置之朱子云
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者安在也且易所謂往
來上下者自内之外謂往自外之内謂來上者上卦
也下者下卦也今兩爻互換同在内卦而謂之往同
在外卦而謂之來同在上卦而曰下同在下卦而曰
上即欲附會之而有所不能矣是朱子之卦變兩者
俱為無當宜乎其說之不能歸一也

按邵子言重卦不易者八反復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為六十四卦變之義數言盡之矣據此以釋彖傳亦足矣李挺之相生圖已傷煩碎況朱子之所定乎黎洲一一指擿無徵不彰但朱子專取十九卦者第就彖傳所謂剛柔往來上下內外者而求之其它則未暇及黎洲續舉諸卦中唯損益二卦似不當遺何也彖傳曰損剛益柔又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曰損上益下自上下下則剛柔

上下之義備矣正可與十九卦並舉何獨遺之其它只言剛柔而不言往來上下則其義即本卦可見不必求之卦變固不在此例然朱子欲以卦變附先天之後當仍用李氏反對圖猶不失希夷本指今乃據相生圖以更定其法煩碎甚於李氏而及其釋經也則又舍反對之卦而泛泛焉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為變往來上下訖無定法亦安用此圖為也

經於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體六畫即卦變圖也剛柔往來之義開卷了然何以别圖為或曰誠用反對則每卦必顛倒視之而後可以知彖傳之所謂不亦勞乎余曰人之眼光雖至短兩卦相去尺幅間豈不能兼矚而必須顛倒以視之此言真兒童之見疑乎其所不足疑

右論朱子卦變

易圖明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易圖明辨卷十

德清胡渭撰

象數流弊

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

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震川歸氏易圖論曰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又曰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

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為之説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本義卦變圖朱子為釋彖傳而作非康節反對之旨故屬之後天是皆著為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為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

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偽漸啓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

合符節至於孔子紹開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為孔子既已知之而别自為説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指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畫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衆技之説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為易外别傳勿以冠經首可也

右論四聖之易

宋史隱逸傳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為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

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黄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徳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經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

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
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
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
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
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
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
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
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數月放

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蔣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

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盖欲吾甌耳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為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劒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

錢希白洞微志曰上即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

水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逡巡先退次日

县獨往見陳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即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為有神仙之鑒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累歲方一到此县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以力取張端義貴耳集云僧即麻衣道者

按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玄篇言導養還丹之事

則其能養生也可知矣觀賈郭二事及預決亡日

則其能知來也可知矣養生魏伯陽之學也知來

管輅郭璞之術也至所與游者多異人化形之後

有異徵則其為神仙者流又可知矣先天圖於造

化陰陽之妙不無所窺見要之為道家之易而非

聖人之易其可以亂吾經邪

朱子答蔡季通書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

是此書雲笈七籤載陰真君傳言陰長生者新野人

也師事馬明生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升天

臨去著書九篇又陰真君自序曰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盖即此所謂陰君丹訣也濂溪學本希夷留心丹道此亦其一證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盖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邪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别傳一句耳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曰魏君後漢人篇題盖倣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奥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

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袪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雙湖胡氏曰鄒訢即公姓名向解者以為鄒者朱之轉訢者熹之轉耳後據考異本原有註云按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云天地訢合鄭氏註訢當作熹則鄒訢二字即朱熹二字他人不解也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曰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

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時朱子年六十八再過

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

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絶句鼎

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

重歎貧簷壁上詩晦翁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

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氲開闢

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

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答王子耕書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漸見功效矣

按養生知來皆希夷之能事而朱子獨有取於養生者蓋衰年病侵欲藉是以却之使德業更有所進耳觀鼻端之白歎壁上之詩疑龍鮓之難嘗羨豬肉之易飽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也故

金丹之訣不惟知之而身欲試之擬參同契考異託名空同道士鄒訢而序啓蒙則曰雲臺真逸跋道德經則曰雲臺子及其奉祠雲臺也又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幸叨祠禄遂為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其嚮慕之誠如此此太極真圖所以期於必得也坎離龍虎未必非易中之一義但不可謂易專為是而作耳

右論陳希夷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二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

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

夷渾厚不見圭印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邵子無名公傳曰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

七十康殭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明道先生誌康節之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
可見者惟曾子吿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
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
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歳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
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
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
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

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程氏遺書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

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又曰堯夫道雖偏駁

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又曰堯夫襟懷放曠

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

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

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

未見所得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

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説之流恐未免此獘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葢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説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上蔡語録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厯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

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人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語類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

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又曰想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只是用時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見孟子楊子取為我章下

答汪尚書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

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厚齋王氏曰張文饒云處心不可著著直略切下同著則偏

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按邵子之學源出希夷實老莊之宗派但希夷一言一動無非神仙面目而邵子則不尚虛談不立異行不落禪機不溺丹道粹然儒者氣象故二程樂與之游然觀其平日所論微有不滿於邵子者曰放曠曰偏駁曰無禮不恭曰空中樓閣曰儒術

未見所得曰其說之流有與瑕瑜不相揜亦未可
謂推尊之至也及其為墓誌則謂得之穆李者特
因其材之所宜以為入道之門戶則固以象數為
一家之學矣雖云自得者多不止穆李之所傳然
終不離乎象數易道之大無所不包執一家之
學而以為伏羲之精意全在於此豈理也哉朱子
於先天方位得養生之要於加一倍法見數學之
精篤信李通意固有在吾何敢輕議但不當列諸

經首以為伏羲之易耳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此偶然語也設有人焉掇浮屠之戒律冠於禮經之首則荒矣胡文定於內典獨稱楞嚴圓覺亦謂彼教中有可取者耳設有人焉舉二書於中庸論語合為一編則悖矣故吾以為邵子之易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學者不可以不審也

右論邵康節

宋史隱逸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禮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盖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吕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髙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

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寠甚一
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
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
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酉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指其
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
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
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譙夫
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

守廣漢頣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頣頣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朱子籍溪先生胡公行狀曰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
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
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
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
一旦揖諸生歸隱於故山
與汪尚書書曰郭子和云譙天授亦伊川黨事後門
人熹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
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

川易學意似不以為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邪

按朱子此言則譙定僅識伊川於涪陵而入洛則不及見史稱先受易於洛後復從遊於其鄉者妄也徽宗朝蔡京用事禁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時胡劉二公皆在太學而定適至聞其

嘗與伊川遊故慨然師事之所欲聞者義理也而定本象數之學不能有所益定於伊川不純師二公於定亦未純師也故朱子雖游二公之門而不得見希夷之真圖晚使蔡季通入峽乃購得之易學在蜀亦必非伊川語蓋其徒知象數非儒者所尚故自附伊川之易以張其學修史者不能裁擇因而書之以為傳實不然也昔嚴君平著老子指歸而郭曩氏始祖為其師然則定所受者乃老子

之易其於聖人之道猶爝火之於日月也何足選哉何足選哉

右論蜀隱者

李潛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黄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亦黄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

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覩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正易心法曰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又曰易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又曰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狹卷首題云希夷先生受并消息

跋曰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仙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為何如也即其識神仙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萬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

戴師愈孔文撰

南軒張氏曰嗚呼此真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概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

無有定實余則以為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真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跡下盤旋予則以為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跡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概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書麻衣心易後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

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
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
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
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
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
名於此人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
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而
託之以為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

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曰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嬖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後至其家見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予

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即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為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深信所疑之不妄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閲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具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吕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為吏然不為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邪

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余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言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余言為何如也

陳氏書録解題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盧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師愈撰乃不唧嚠底禪不唧嚠底

修養法不唧嗋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為陽水以澤為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邪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

按是書託名麻衣序䟦與書及注同出一手其他踳駁之說無論獨李壽翁所賞二語貽誤學者不淺然其言實出希夷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亦即所謂義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也麻衣小說家以為即白閣僧相錢若水者其人盖孫君仿麞皮處士之流縱令是書真出麻衣吾亦深惡而痛絶之况戴師愈乎

右論麻衣道者

潛溪宋氏溟涬生贊序曰溟涬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

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冡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冡中書其算由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晝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閒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

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不休醉中嘗大叫曰天
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
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
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
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
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邪復賦歌以見意
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瞞聖
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間空中戎

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一義女從之生宗尭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詘駁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爻繫辭為傳點文

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明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耳盖生聰明絶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許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筭雖平昔所蘄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朝中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

傳立立當過吾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滋統會聲譜畫前妙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贊不錄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溟涬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為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悉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

生也然余情亦至矣濂志

按程可久云易以道義配禍福得正而斃則吉詭遇獲禽則凶此千古格言也嚴君平精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猶不失開物成務之意管輅善言易亦嘗以謙壯諷何晏請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未嘗近舍周孔遠宗羲畫也自先天之學興而易道之榛蕪甚矣廖應淮自謂得康節真傳而其所談者唯禍福

無一字及於道義罔知忌諱屢觸危機其不為京
房郭璞特幸而免耳驗之最大者莫如宋亡而究
竟分毫無補亦安用前知為也余安裕勸讀中庸
蓋以索隱行怪聖人之所不為而無道不默亦非
明哲保身之事故微辭以規之而應淮不自覺寤
詆為俗儒其於易也訕侮程張甲視周孔二篇獨
尊羲畫十翼專取說卦鄙倍之論全無忌憚豈僅
失中而已邪世俗溺於所聞爭言象數黃口小兒

人人欲為邵子而二篇十翼束之高閣邪說橫行
聖真滅息矣雖曰末流之極弊抑先天心法之傳
有以導之使然也其後劉秉忠李俊民等專治皇
極經世數而顧以易鳴唯資中黄澤楚望謂當因
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可謂粹然一出於
正然非屏棄九圖則黄霧不披青天白日終不可
得而見也

右論漠漳生

王氏弼周易略例明象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所存者在意 言生於象

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所存者在象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盡和同之意忘其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拔茅之畫可棄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大壯九三有乾亦云羝羊坤卦无乾彖亦云牝馬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遯无坤六三亦稱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稱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

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失魚兔則空守筌蹄遺健順則空說龍馬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陵陽李氏心傳丙子學易編曰自周之衰言易者寖失羲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資以為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讖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壬遁九宫之說紛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辭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

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

按王氏筌蹄之喻雖出於莊子而其義不同其所謂忘言忘象者亦謂學易者觀象玩辭期於自得久之當有所融釋脫落耳非若為先天之學者欲盡棄周孔之言專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也即其卦爻之解間有涉於虛無者亦皆莊老之微旨與坎離龍虎之說精粗相去遠矣故伊川教人且看王

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以其所主在義理不為百家衆技所惑也宋人夸陳邵為伏羲而顧斥輔嗣為莊老吾不知其何說矣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

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

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

象數在其中矣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鄱陽馬氏端臨曰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為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歧而二之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則今之讀易所當反覆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又曰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為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為此書而其文无與

易傳合者合則无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吾書本末條貫无一不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之懟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

鄱陽馬氏周易玩辭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爻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為變

之說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義是也有逐爻之變如九六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剛柔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有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乾為馬坤為牛乾為首坤為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

則曰象曰變固無非精義至理之所寄也豈有二哉

按象辭變占四者說易之綱領也伊川歸重於辭平菴因之愚則謂辭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象者二體六爻之畫是也而王輔嗣以乾牛坤馬之類當之朱子謂如初九潛龍勿用一辭中四者俱備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愚則謂潛龍牝馬等語若詩之比興總謂

之辭非夫子之所謂象乎菴云凡卦辭皆曰象凡卦畫皆曰象未畫則其象隱已畫則其象著故指畫為象非謂物象也大象總論六畫之義小象各論一畫之義故皆謂之象其曰天曰龍者自因有象之後推引物類以明之耳本稱易象非此之謂也斯言可以正諸儒之失未筮謂之辭筮得其辭謂之占亦非但勿用二字為占也

京山郝氏敬談經曰羲畫始呈玄旨苞絡如夜半子陽

初動晨光未熹夏商之易不可覩矣然使其無憾文王
必不更演易至文王周公抽厥玄緒但其辭旨深約如
平旦昧爽曲房晏起尚未知曙迨夫子十翼賛揚幽隱
畢達揭日月而行康莊大明中天矣旋罹秦火六籍散
越而易獨存後生捧完璧誠斯文大幸柰何更生異端
根荄其真苗礫裂其同體妄謂羲聖有不傳之祕使緯
稗蠭起詆夫子十翼為一家言離經叛道莫此為甚
近時博士家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病分經合傳

之非古歸咎王弼此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夫謂經傳不可合者以書同而道異言同而人異如春秋諸傳於經則誠未可合也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視三聖為古自視為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也皆經也孔子何遂不如左公穀傳春秋世儒不病左公穀合春秋而病十翼合易以伸四聖不同易之説謬也邵堯夫造為先天方圓等圖好事託為新奇修鍊羽流緣飾龍虎鉛汞姹女嬰兒為參同悟真等書作見奇僻

叩之不過存神馭氣以求長生而珍祕自喜援易為口實聖人作易易簡開物患人不知而小說誣世唯恐人知心術已冰炭矣禮云假鬼神時日卜筮疑衆者殺學者反尊崇其說甚矣人之好怪也

學易枝言曰羲聖世無文字三才義理無憑發揮爰始畫卦設象不得已也設有文字便敷演成辭豈好為隱乎揚雄識字既多而索隱鉤藏別構方州部家為玄擬易則心勞而日拙矣

易文辭象義誠有不可盡解者前人不傳後人何述要之精微中之易簡愚不肖可知易簡中之精微聰明才辯者未悉如管公明郭景純卜筮焉可謂之非易然亦四道之一端耳子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三才之要人所當知者王輔嗣程正叔諸君子所言不可勝用矣

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學易者亦學為立人之道而已又曰朱元晦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愚謂孔

子贊易秖為立人之道學者日用切要而言誠有之但聖人説理發揮人道即函蓋三才萬象無不脗合與羲文周公無二

按莊生曰易以道陰陽此非周之言而古之言也蓋古者三易之法掌於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非但象爻之辭自為一書即如春秋内外傳所載諸繇辭亦不得與焉其所見者唯二體六畫剛柔雜居之

象以為道陰陽宜也至於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則固以陰陽推之於人事而所言無非仁義中正之歸矣孔子作十翼則又發彖爻之緼竭盡而無餘焉聖人之所以窮理而盡性君子之所以反身而寡過皆在此書奚止道陰陽哉微三聖之辭則伏羲作易之旨鬱而不明萬古如長夜矣而顧謂三聖不如伏羲何歟且夫三才之道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其為性命之理則一也洪

範由天道以推之人道與中庸由人道以合之天道蓋天人之理未有不歸於一致者也三聖所重在人道而天地之道亦無不備焉伏羲時未有文字不得已而畫奇耦以垂教陰陽可以畫見而仁義不可以畫見故說者但以為道陰陽而不知伏羲之旨專在立人之道也茍其有文字則亦必言及仁義矣伏羲而無言也伏羲而有言安知不與三聖同辭乎老莊之徒掊擊仁義故厭薄周孔之辭

以為不足道儒者不能辭而闢之反為之推波助瀾尊伏羲不言之教抑三聖闡幽之辭豈不悖哉仲輿解經多所創獲而尤不喜宋儒愚未敢深信獨論易數則最為精確其曰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此語大有裨於來學故特表而出之且為之暢其指趣焉

東涯陳氏言易疑自序曰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

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爲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爲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爲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雜卦以闡羲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淵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孔子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網罟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偏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夫易何止五

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奥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末矣秦漢諸儒考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託象數者也盖體具卦爻之藴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用之所向即理也理之所協即占也占之所利即用也是孔子之易也而非専於卜筮明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朱氏綬易經精藴自序曰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

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其藴維何凡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皆是宋儒以周禮言大卜掌三易故專作卜筮之書厯詆大聖理義之言不少假借愚於此大懼深求其病只在太卜掌三易之一言耳不知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即藴之發象即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末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觀象玩辭聖人體易君子學易以成盛德大業至矣庸人不能故立占人筮人七八九六揲

著求卦不過筮更筮咸尤細事耳易無不該天地有此
數不立筮法以成變化則天地間缺此一藝非謂易道
易象舉在此筮專作卜筮之書也夫子欲加年學易期
無大過豈在占筮乎況占筮專於動而不主於靜一於
用而不求於體求諸神而不求諸己失無算矣使一委
之卜筮而平日無玩易之功遇吉行之而已遇凶避之
而已君子將何以自彊不息將何以厚德載物學者無
用辨悔吝之介無用震无咎之悔六十四卦訓戒之言

皆作虛丈矣洪惟聖朝用易為首經取士而只在占筮授受豈不誤甚無由挽之回車就道徒抱憤耳自知得罪於先儒取譏當世獨賴聖人為之依歸用以自解云

二泉邵氏寶序精蘊曰易為性命道德之原而開物成務仲尼賛之詳矣惟其道無不備故百氏宗之卜筮者技之至微者也自朱子本義一出學者翕然從之夫方術談於庸醫聽者不能什一惟夫和扁一言雖或盡變軒岐之書人將謂其有據也朱子名冠諸儒道行今古

誠吾儒之和扁矣專主卜筮之説疇不謂其有據乎哉庠序以之而教人科目因之而取士習尚成風安固而不搖矣嗚呼此文佩朱公所以深懼而精蘊之書不容於不作也書凡二十四卷一以孔子義理之言為主按卦推辭隨爻悉義一覽之間而四聖之心昭然在目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雖然本義無心於晦道精蘊豈有心於矯弊哉一念所主而得失因之紫陽有知必將感其救正之功也君曰有罪夫豈然哉

都氏穆序精蘊曰客有問穆者曰易有卜筮之道乎穆曰然主卜筮而作乎曰否請以水喻崑崙上源發而為江漢河淮以迨溝澗溪渠皆水也居溪者曰水以溪而生也濱澗者曰水以澗而出也舉一廢百知水不亦淺乎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大成之聖欲學易以免過易之道可知矣豈卜筮所可盡哉

顧氏曰知録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云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為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

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為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為往之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

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
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
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
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内温忠也和
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

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後漢荀悅撰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

告其為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為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顔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文中子謂北山黄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説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以休咎導人而為不善

易為卜筮之書與醫藥種樹並稱秦人之見也然其說亦有所自來古者太卜所掌唯夏商以來相傳之繇辭如左氏之所載者而文王周公易象之書則藏於周魯之太史氏故陳厲公時周史始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而有觀六四之占及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始見易

象與魯春秋可見易象之書他國不皆有孔子十翼則作於晚年而傳之商瞿子木尚未流行於世杜預曰汲縣有發舊冢者得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秦僻在西垂何由得見李斯未必知即知之亦必不信其以易為卜筮之書無足怪者而儒者遂謂易專為卜筮而作夫伏羲既畫八卦而即制蓍為筮法孔子賛易亦以蓍龜為神物而深明其用謂易為卜筮之書無甚礙但謂伏羲作易

專為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却說出許多義理非
伏羲之本義是則大可疑耳夫義理必藉文字以
傳伏羲時書契未興故立象以盡意卦畫有形而
義理無形有形者可見而無形者不可見然其意
實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三聖遞相祖述發揮
仁義之旨而伏羲之意乃大白於天下安得謂孔
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
之易乎伏羲之易有畫無辭農夫紅女百工商賈

皆得而用之者也如後世楚巫打瓦越人雞卜雖無辭亦自有占法若夫夏商以來之繇辭及文王周公之彖爻唯卜史能用之至於孔子之十翼則卜史亦不能知唯士大夫好學深思者能知之耳蓋易至孔子而其道始為處憂患無大過之具與詩書禮樂同其切要人倫日用所不可斯須去者而非徒卜筮之書矣幸而泰火不及學者得見完書上之可以窮理而盡性下之可以反身而寡過顧徒以農夫紅女百工

商賈不能用而欲崇不言之教視繫辭如糟粕毋
乃過爲高論墮老莊之環中而不覺也乎且夫卜
筮之事非君子所常有也善當爲惡不可爲乃心
自明何必筮死生富貴非人之所能爲亦焉用筮
惟天下大事人但能料其可否而氣數推移有非
鬼神不能知者是之謂大疑於是乎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庶人而復謀及卜筮焉故曰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然必其居也有觀象玩辭之學而後其動

也有觀變玩占之明動謂將有為將有行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靜即此所謂居作即此所謂動也計一歲之中居之時多動之時少及其動也不疑之事什九可疑之事什一其大疑者又加少焉君子之於卜筮亦未嘗數數也聖人豈專為卜筮而著一書使天下後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龜聽命於鬼神而不務民義也哉亭林論卜筮十則可以箴宋人之膏肓余故備錄之而綴以管見如此

日知録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徳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為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

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到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賛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為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

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疎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為易而其易為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黄氏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説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説何如也降而

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

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别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為河圖先天之説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竝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絶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盖

仍如京焦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

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為絶學故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莊書祖尚虛無以六經為聖人之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迄江左而未艾故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今觀

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間有涉於老莊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嘗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為不足貴而糟粕視之也獨為先天學者欲盡廢周孔之言而專從羲皇心地上尋求是其罪更浮於王何矣儒者不之闢而反助其狂瀾以為三聖人之易非即伏羲之易何邪亭林黎洲之論大有造於易學故殿之篇末以告天下之習非而不悟者

右論學易正宗

易圖明辨卷十